

# 《秘密调查师》(自序)

□永城

上次为《秘密调查师》写序是2010年的初冬,在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。七年之后,为《秘密调查师》的再版写序,仍是在飞机上,这次是由北海道飞往北京,舷窗外的北国大地又是白雪茫茫。也不知我有多少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,早年是漂洋过海求学谋生,然后是肩负着公务四处奔波,现在则是全职码字的闲云野鹤。无论调查报告还是小说,加起来总有十几万字是在机舱里写就的。看来,不管从事何种职业,注定是一个漂泊的人生。

转眼离开商业调查已有数年。但既然是为《秘密调查师》作序,总要再提一提那“神秘”的行业。

每当有人让我从《秘密调查师》里挑一句最概括性的话,我总是不假思索地选出这一句:

我们的产品,是秘密。值钱的秘密。

这是小说中充满神秘感的GRE公司中国区老大对前来面试的年轻女子说过的话。这两个人物自然都是虚构的,就像这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和情节。但生动的故事往往来自真实的素材。比如,作为中国区的领导,我也曾面试过许多踌躇满志的年轻人。他们大多从中外名校毕业,拥有数年的金融、媒体或法务的工作经验,但对商业调查一无所知。因此目光里总是交织着忐忑和兴奋。他们希望加入的,是鼎鼎有名的“华尔街秘密之眼”——全球顶尖的商业调查公司。其数千名员工,隐藏在六十多个国家的金融区摩天大楼里,秘密执行着数百起商业调查项目。他们为投资者调查未来合作对象的背景和信誉,为遭遇欺诈的公司找出销声匿迹的罪犯,为陷入经济纠纷的客户寻找对手的漏洞和把柄,另有一些为VIP客户提供隐秘服务,是公司里大部分员工都不知道的。

十几年前,当我心情忐忑地接受面试时,对此行业同样一无所知。参与了数百个项目,走过了十几个国家,顶过南太平洋的烈日,也淋过伦敦的冻雨,在东北的黑工厂受过困,也在东京的酒店避过险。在积累了许多经验之后才真正明白,一个商业调查师到底需要什么。面对那些拥有傲人简历的面试者,我总要问一个问题。这问题和英美名校的学历无关,和硅谷或华尔街的工作经验也无关。那就是:

“应对一切可能性,你准备好了吗?”

我这样问,是因为我也曾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,并不是在面试时,而是在更尴尬也更紧迫的时刻。

那是在大阪最繁忙的金融区,一家豪华饭店的餐厅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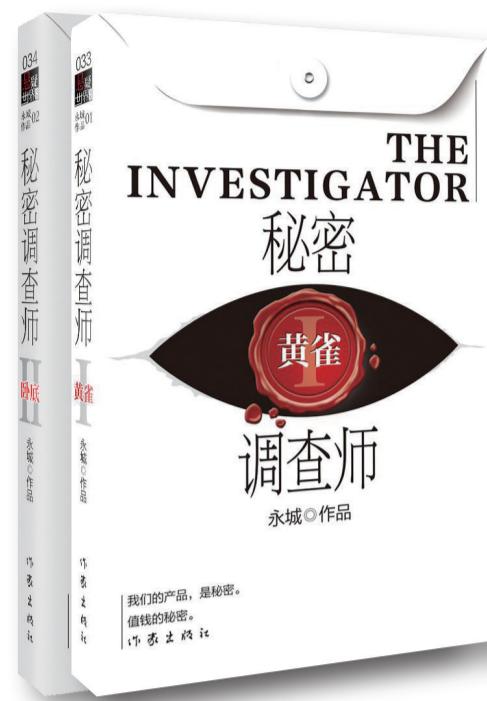
“老兄,你准备好了吗?”

问我问题的,是个铁塔般巨大的西班牙裔男人,短发,粗脖子,皮肤黝黑,戴金耳环和金项链,体重起码有三百斤。若非见到他的名片,我会当他是好莱坞的黑帮老大。可他并非黑帮,他叫Mike,来自洛杉矶,是国际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。他身边有个身材娇小的西裔美女,那是他的私人秘书,他身后则是四名高马大的保镖:两名白人,两名日本人,表情严峻,严阵以待。Mike低头凑近我,补充道:“他们几个都带着家伙!”

我摇摇头。一个小时之前,我才刚刚在关西机场降落。民航不会允许我带“家伙”搭乘客机,即便允许,我也没有。

Mike也摇摇头,脸上浮现一丝不屑:“没人告诉你吗?今天要见的证人,有可能是很危险的。我们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。但我们知道,他有黑帮的背景!”

这是一桩拖延了数年的跨国欺诈大案。骗子拿着巨款销声匿迹,直到三天前,Mike在日



本的同事接到了匿名电话举报,声称见到过他。听声音举报人是女性,日语并不纯熟,操着些中国口音。同事在电话中说服她和我们秘密约见。我和Mike就是为了这次会面,分别从北京和洛杉矶赶到大阪来。时间地点由对方定,我们严格保密,尽量减少随行人员。

Mike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。销声匿迹的诈骗犯可不喜欢被人一直追踪,为了警告律所和调查公司不要插手,以“举报”为名把接头人约到僻静处“灭口”,也是发生过的。Mike无奈地看着我,抱起双臂说:“我给你半小时做准备,半小时后,我们在酒店大门见。”

重温一下项目背景:被骗的是一家美国金融企业,骗子和日本黑社会有染。Mike的律师事务所受聘为美国企业尽量挽回损失,而我所就职的公司协助Mike的律师事务所在全球追查骗子的行踪。半小时之后,我将同Mike在他的保镖和本地律师的陪同下,去接头地点和举报人见面。对于这位神秘的举报人,我们一无所知。她曾在电话里声称是那骗子的情人。但,谁知道呢?

半小时,我能做什么准备?举目四望,酒店门外有一家便利店,想必是不卖枪的。就算卖,我也不知怎么用,或许比没有更不安全。我回到十分钟前刚刚入住的酒店房间,取出手提电脑,给在北京的同事发了一封邮件,简单做了些安排——如果我发生了意外,请帮我……写完那封具备遗书功能的邮件,我微微松了一口气。举目窗外,是一条被樱花淹没的

街道,身穿和服的女人们,打着伞在花下拍照。原来竟是樱花怒放的季节,之前竟然丝毫也没注意到呢。

生活是美好的,但危险无处不在。作为一名商业调查师,危险似乎就更多一点儿。母亲因为我的职业抱怨过很多次:不务正业!在她看来,一个获得斯坦福硕士的机器人工程师,就该毕生研究万人瞩目的人工智能,改进那些我曾经研发的“蟑螂机器人”——那是我研究生时期的课题:为丛林作战设计的仿生学机器人——穿越各种气候和地质条件下的丛林,深入敌人腹地,拍照,监听,执行其他更为秘密的任务。

毕业十几年之后,深入腹地的却并不是那些“蟑螂机器人”,而是我自己——整天西服革履地出入全球各地的高级写字楼,同银行高管和企业家们打着交道。我远离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,被众多的合同、账务、新闻、八卦、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信息,还有无处不在的蛛丝马迹所淹没。

母亲一辈子做学问,无法量化商业咨询的技术含量和价值。一切用不上数理化公式营生,她都当作不大正经。后来我辞了职,专心写起小说来。母亲就更失望了:“你凭什么能写小说?又不是文科出身。而且,想象力又未必出众。”我不敢言语顶撞,只在心中默默辩解:没有经历,哪来的想象力?

因此,凭着当年寒苦的漂洋,在硅谷设计和生产机器人以及之后走遍世界的调查师经历,想象力似乎真的日益发达了。那些匪夷所思的调查,跨越国境的历险,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,绞尽脑汁的陷阱设计,高科技伪装下的原始冲动,被财富和欲望撕扯的情感和良知,就这样跃然纸上了。

当然,事实毕竟是和小说有所不同的。商业调查通常并不如小说里那般惊心动魄,正规公司的从业者也绝不会轻易踏入法律和道德禁区。而且这一行最需要严谨,容不得半点儿的牵强和不实。所以专业调查师会补充说:“如果无法证明是真相,秘密一文不值。”

不过,前文所述的“大阪”经历却并非虚构。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序,正是为了向读者透露一点儿藏在小说背后的真实情形。只不过,此类“情形”并不多见,而且只有资深人士才会亲自涉险,绝不会把既敏感又危险的任务推给普通员工。至于那次经历的结果:瞧,我还健在呢!至于其他细节,抱歉,那可不能直接透露。正如这部《秘密调查师》里写到的诸多“秘密”,是要经过了小说式的加工才能见人的。

说不定您手中的这部小说,就已经把谜底告诉您了。

(摘自《秘密调查师 I 黄雀》,永城著,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)

## 作者简介:

永城,专长中国商业犯罪间谍小说写作。

90年代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,后留学美国,攻读人工智能、机器人专业。硕士毕业后在硅谷任机器人工程师。

2006年加盟商业风险管理公司,从事商业尽职调查、反欺诈调查及企业安全及危机管理。

永城的作品多以其自身经历——匪夷所思的秘密商业调查、高科技王国的神秘武器、斗争激烈的外企职场、遍布全球的生活经历等为素材。代表作《秘密调查师》系列小说影视版权全部售出。2017年首部科幻长篇《复苏人》在《中国作家》刊发后,入选《中华文学选刊》,获得好评。

遇见诗,遇见自己。

决定写八岁的丁小点是一种偶然。

这样的偶然,像是在一个平凡的黄昏,你静坐房前的某一处石阶上休憩,忽然看见了天边划过了一朵流星,你本没想看星星的,但那一刻,你真切地看见了星星的光芒。

你会问,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一刻坐在台阶上?为什么会在那一刻抬头看向苍茫的天穹?为什么会邂逅一朵流星瞬间的美……但一切就好像只是上帝安排好了一样,你遇见了你原本没想遇见的。

因此,遇见的偶然便成了必然。

比如五年前,教孩子们学写儿童诗,也是一次无心插柳。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,孩子们找诗写诗,一时个个成了十足的小诗人。说也奇怪,短短的两个多月,孩子们对诗歌只是粗浅的接触,就有了一种诗人的气质,从他们身上荡漾开来。

我记得一个叫蔡子羽的男孩,在一个寒冷的冬日,他说灵感热切地向他敲门,自己自豪地找到一首诗,题目为《一枚逃脱冬的针》:

金色的针从太阳的手里逃了出来

撞在时间上

它抓住了秒针

秒针哈哈一笑

不知不觉地

离开了针的束缚……

还有一个叫王瑞杰的男孩,他说他也找到了诗:

# 《遇见男孩丁小点》(后记)

□李一锋

## 看见久别的他,像梦

向我奔来

奔身旁

想要紧紧抓住

一丝残留的记忆

跟夜一样轻

人醒了,梦破了!

这样的诗意景象还有很多,像春光一抹,春花烂漫,这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。

有一个男子于课间,泪光闪闪地对我说:“老师,我常常独坐在窗前,想写诗,但那个‘灵感’总是不来,我心里很难过!”听了男孩的叙述,我想笑,但我不能笑,笑有时候是一种危险品。于是,我赶紧把他请到一角,对他说:“孩子,你不妨这样,当‘灵感’没有问候与到达时,你尝试把自己当成世界中的一花一草、一景一物,然后,悄悄地与世界的一切进行对话,问他们的喜怒哀乐,悲欢离合。”他听了,高兴地走开了。后来,我一直期待他的惊喜,可一直没有等到,正当我想找他的时候,他来了,他拿着自己创作的小说《班级怪物》五章,我欣喜万分,对他说:“很好!当一扇门为你关闭时,可以尝试打开一扇窗,你

同样也能获得生命中的精彩与与众不同,祝福你!”

这温馨的场景与对话,你是否在《遇见男孩丁小点》这个故事里读到?是的,我也是这样对丁小点说、教丁小点写诗的,天真无邪的丁小点果真被我旋入了诗歌的洪流里,他以一种极其烂漫的方式与我交流对话着他童年的全部心事。

我断定,诗就是天穹划过的那朵流星,它拖着长长的光尾巴,降临人间。我看见过它,我就遇见诗,遇见了丁小点,遇见了……因此,我要感谢诗!

当然,感谢诗还远不止于此,诗,像美国作家芭芭拉·库尼笔下的花婆婆,不仅让我与可爱的丁小点相遇,还打开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:

——他缺乏自信,缺乏朋友,有点自卑;他讨厌数学,不喜欢刻板的史老师;他没有父爱,渴望亲情……

然而,他又心灵明净,明净得如维多利亚丛林里的空气;他心思敏感,敏感得像阳光下色彩斑斓的泡泡……就是这样一个小男孩,在妈妈美丽的“谎言”下貌似温暖地成长着,当“谎言”一点点地被揭开时,他开始害怕、怀疑、

焦虑、孤独、忧伤……然而,他好像又是幸运的,他得到了“我”的呵护与温情——他这样的一点小幸运,当然像诗,像夜幕中那朵最美的流星,这是他幼小生命里获得的一束温暖的光!

所以,我喜欢在宁静的夜里写丁小点,写他的可爱,写他的诗意,写他的善解人意,写他的孤独,写他的渴望……不知为什么,当夜行进到深处的某些时刻,我写着写着,突然发现我不是在写丁小点,我是在写自己,我发现了那个少年丧父的自己。

在那个悲苦的年代,我如丁小点一样,也敏感同样的欢声笑语,也渴望家的温情与爱,偶然,我会悄悄地站在某一处角落,开始无边无际地幻想,有时候,幻想的幸福也会降临梦境——父亲慈眉善目,高大威武,温暖慈爱(尽管记忆里的父亲瘦弱苍老,不苟言笑),可“人醒了,梦破了”……然而,我思维常常停留在老家低矮的房檐上的一方透

气孔上。晚上睡觉时,亮光就会透进来,我知道,那是夜间月亮的光芒,是熠熠的星辉。山间的冬天,空气寒冷干燥,但星子明亮耀眼。我常常卷起被褥,伸长脖子,仰望星空。

## 楔子 梦 魔

娟儿的四周,是死一般的寂静。微微的一点光,让她隐约看出这是一条地道,只够一人勉强通过。四周都是裸露的泥土,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土腥气。

这是哪里?娟儿想不出。不记得怎么来的,前因后果都记不得,只觉得又湿又冷,四周狭窄得转不过身,胳膊和腿都受到约束,又麻又酸,就像用一个姿势睡了太久。

一瞬间,娟儿又感觉自己似乎正平躺着,双臂平放体侧,脊背硌得生疼。这是她惯用的睡眠姿势。难道是在做梦?也许正躺在公司宿舍的床上,褥子抽掉了。本打算今天洗的,不记得洗了。

但那只是一瞬间。瞬间之后,她还是在地道里。

在东北,其实地道一点儿不稀奇。听老人说过,几十年前,为了防范“苏修”老毛子,到处都挖洞搞人防。娟儿上班的工厂也有一条,据说人口就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里,只不过常年锁闭,似乎大伙都只是听说,还没人真的进去过。难道,自己正在办公楼下的地道里?这厂子远离城镇,厂墙外是几十里的大野地,地道的另一头,又能通到哪里?

娟儿想迈步,腿却不上劲儿,好像突然间不存在了。低头看看,腿脚都好好的,像是被谁施了魔法,就是不能往前走。前面有啥?娟儿向着地道深处瞭望。隐隐约约的,好像有个人影,身形丰腴,走路一扭一摆的。怎么那么眼熟?

是常姐!对了!今天本来就是跟着常姐出来的。

娟儿猛然想起来,今天是周末,自己跟着常姐去了温泉旅馆。常姐是娟儿的领导,财务总监,全厂公认的大好人。从国企到私企再到合资,员工换了几拨,常姐从没跟谁红过脸,对娟儿就更好了,亲妹妹似的,洗温泉这样的美事儿,总不忘带上娟儿。她们午后出发,走的高速公路,傍晚到达温泉。一起吃农家菜,喝温过的黄酒,飘飘欲仙。娟儿本不想喝酒,可又不敢推辞,怕让常姐看出自己的心事。

这心事可真让娟儿为难,简直是如坐针毡!娟儿突然明白过来:迈不开步,兴许是自己心里不想往前走,不想跟上常姐。娟儿真的后悔,昨天不该摸常姐的大衣口袋。本来只是找抽屉钥匙,通常就在那只口袋里。都怪她平时和常姐太熟,找个东西都不用打招呼,没想到却翻出银行转账单!三千万美金,从公司的账户汇到香港!按照公司规定,出款都要经过娟儿核对。可这三千万,她一点儿都不知道。难道常姐在贪污?

要是在以前,娟儿必定假装没看见。反正单子在常姐衣兜里,又没放在她眼皮底下。可现在不同了。就算常姐待她再好,她也不能视而不见。因为她的世界里多了一个——维。

别人都叫他维克多,或者伊凡诺夫先生。娟儿不喜欢那些称谓,他又不是语文课本里的人物。维其实非常和蔼,体贴入微,和娟儿周围的所有人都截然不同。他是黑白照片中的一团炽烈色彩;掺入烈酒的浓咖啡,放了许多糖,粗狂醇厚,又甜又辣又苦。在县城的酒店房间里,他先把她奉为公主,再像野兽般把她撕碎,在冰天雪地之中,带来夏天的狂风暴雨。在公司里,他们却像陌生人一样互不理会,维是俄方派驻的副总经理,负责合资企业的运营。说是合作,实为暗战。俄方经理和中方小会计本不该有什么交集。中方领导不能容许,他在俄罗斯的老婆恐怕更不能容忍。娟儿知道没有未来,因此格外珍惜现在。维的任期是三年,娟儿还有两年半的时间。剩下的时间弥足珍贵。

可是,公司账户里的巨款不翼而飞,维却还

蒙在鼓里。等到下次审计时发现了问题,恐怕一切为时已晚。作为俄方派驻的领导,他将面临什么?带着耻辱回俄罗斯去?县城酒店的约会必将提前结束。不!娟儿不要这一切结束得这么快!她得把常姐的秘密告诉维!

娟儿打定了主意,想要转身往回走,身体却还是不听使唤。不仅如此,土壁突然开始收拢,瞬间夹紧她的身体!娟儿大惊,想张嘴求救,却又发不出声音,嗓子好像塞着棉花。土壁继续移动,越夹越紧,土腥味也越来越浓。有东西正从穴道顶端盘旋垂落,面条般的,根根倒挂,细长柔滑,不久蠕动至眼前。不是面条,是细长的虫子!娟儿浑身战栗,心中却突然醒悟:这是在做梦吗?

这念头让娟儿平静了些,因此更加明确,这的确是个噩梦,只是一时醒不过来。娟儿再次感觉到自己正平躺着,双手放在体侧。身体不听使唤,想翻身却翻不过来。她应该正躺在宿舍的小床上,地道和虫子其实都不存在。

等等……她不该在公司寝室里的。不是跟着常姐到了温泉旅馆?最后的记忆是在餐厅,窗外雪花纷飞,温吞吞的黄酒让娟儿头重脚轻。为何如此不胜酒力?赶快醒来吧!这梦境实在可怕!地穴的土壁继续挤压,潮湿的腥气愈发浓重,蠕动的白虫眼见就要钻进鼻孔了!娟儿拼命挣扎,想让自己醒过来。醒过来就好了!地道、白虫,一切都将消失!醒过来!

娟儿右手狠狠撞上冰冷的硬物,手背一阵剧痛。瞬间恢复了意识,梦境霍然消失了。

娟儿赶快睁开眼,眼前却还是漆黑一团,连梦境中的一点光也不见了。

这是在哪儿?肯定不是在宿舍里。怎会比梦里更黑更冷也更憋闷?娟儿猛吸一口气,鼻腔立刻充满细小尘埃,土腥味比梦中更重。娟儿竭力睁大眼睛,眼前仍是漆黑一团。难道是失明了?娟儿心中大惊,猛抬手臂,手背再次撞上硬物。再抬左手,还是